

部队散文特写集

徒涉大凌河

曹孝廉 郑波等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部隊散文特写集

徒 涉 大 凌 河

曹孝廉 郑 波等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徒 涉 大 凌 河

部队散文特写集

曹孝康 郑波等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乐路)

广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第一号

新华书店广西分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3 3/16 印张·62,000字

1957年7月第一版 1957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6)0.26元

前 言

本書共搜集十八篇部隊散文、特寫，這些作品反映了從紅軍長征直到廣西解放各個不同時期部隊戰鬥生活的片斷。較生動的表現出解放軍的艱苦奮鬥，機智勇敢，忠誠樂觀的優良革命傳統和崇高的道德品質。為慶祝解放軍建軍三十周年，我們特出版此集與讀者見面。

目 次

紅軍生活片断·····	郑可全講、何重熙記·····	(1)
沈阳外圍的“政治仗”·····	牟紹欣·····	(9)
在零下四十度进军·····	程連璧·····	(14)
明堡伏击战——回忆片断——·····	白金友·····	(17)
徒涉大凌河·····	曹孝廉、王致和、陈繼印 田兆雪、江 斌·····	(23)
范家屯的一夜·····	吳殿卿·····	(28)
八路軍的小偵察員·····	郑 波·····	(34)
朝鮮族青年炮手·····	姜竹生·····	(39)
吃——抗战时期生活片断—— ·····	赵新文講、鍾 廉整理·····	(43)
縫棉衣·····	孙其历講、楊天浦記·····	(47)
搶回粮食·····	郑可全講、陈文宝記·····	(50)
邮人的邮局·····	杜国璽·····	(54)
桑政委的王媽媽·····	刘 魯·····	(57)
追·····	晏緒倫講、陈文宝記·····	(66)
打进五連洞·····	李家新·····	(73)
古丈剿匪記·····	郑亞曾·····	(78)
激战紅水河——追忆在紅水河牺牲的王洪臣同志—— ·····	王春雨講、楊天浦整理·····	(89)
“飞行队”歼击匪首譚头 ·····	余家珍講、楊天浦筆記·····	(94)

紅軍生活片斷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 上校 鄭可全講 何重熙記

“泡兵”改行當步兵

“窮人要翻身，只有當紅軍！”1933年8月里的一天，為了不再受窮，為了翻身，我就和蘇區的幾個童子團（兒童的組織，和解放區兒童團一樣）團員一起跑到四川巴州參加了紅四軍。那時我才十三歲。

到了部隊，有的老同志對我說：“當紅軍，鬧革命，要有窮人的骨氣，要不怕苦，不怕死才行！”我一看，這些老同志並不比我大多少，有的還比我小，只不過比我先參加紅軍罷了。他們都受得了苦，我難道還怕嗎？

初參加紅軍什麼都要學，就連吃飯、走路也得學。當時紅軍處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採取了游擊戰術，天天跑路，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記得我參軍的第一晚上就整整走了一夜。第一次走夜路，走起來真夠噲：高一腳低一腳的，路上的石子也好象有意地為難我，對我的腳趾頭特別感興趣；走幾步就碰一下，痛了也顧不得看，更不能叫出聲；好容易休息了，班長才用布給我把碰傷了的腳趾包起來。走了一夜，我的腳趾頭全都包上了布。其他的同志都是光腳穿草鞋，只有我的腳趾都穿上了“小襪套”。說實在話，這些特別照顧真使我不好意思，我感到自己太沒鍛煉了。

老同志每天走百多里簡直無所謂，可是我走了兩三天就腰酸腿痛，連坐都坐不得了。腳底板起了好幾個泡，走起路來就“扭秧歌”。有的同志跟我開玩笑，叫我“泡兵”。開始是小泡，慢慢成了大泡、連珠泡，最後變成流膿的大血泡了。腳背腫得象麵包，腳一動就象針扎一樣痛，淚珠直往下滾，同志們都安慰我，說慢慢鍛煉就會好的。一行軍副班長就幫我背槍，還教我怎樣走才不起泡。我想自己是個窮孩子，為了鬧翻身，連這點苦都吃不了嗎！我堅強起來，咬着牙跟着走，開始幾步是難受，走了一會，血脈活動了，也就不感覺痛了。

就這樣一邊走路一邊學，天天鍛煉，不久我也慢慢地懂得怎樣走路了：腳要放平，不要提得太高；下腳要輕，開始不要走得太快；晚上腳落地時要試一下是否有石頭；宿營時一定要先燒水燙燙腳。就這樣我這“泡兵”就改行當步兵了，腳也就慢慢地成了鐵腳板了。

草 地 行 軍

1935年4、5月間，我們開始長征。在荒無人煙的草地上，忍受着飢寒的嚴重威脅，堅持了四十多天的艱苦行軍。我們不但要擺脫敵人的追擊，還要打垮敵人的阻攔，同志們只有一個共同的願望：戰勝困難，北上抗日。

我們成天在草地上的爛泥里蹣着，霜風一吹，腿上到處都裂着一條條的血口，走起路來，皮褲里的羊毛象針一樣扎着裂口，血染紅了羊毛。淚水潤湿了睫毛，順着眼角流出來。苦痛沒有征服我們，大家都有堅定的信念：衝出草地就

是胜利。草地上揚起了歌声，有些同志微笑的面孔上还留着未干的泪痕。

晚上差不多要到十来点钟才宿营。一到宿营时，大家就忙着撿干牛屎来烧水喝，喝完水，就在草地上鋪一块羊皮挤在一堆睡觉，上面再盖一块羊皮。有时弄点能吃的草蓁在水里吃，要是能弄点牛皮蓁来吃，就算是好运道了。早上三点鐘就又繼續赶路。

草地上到处都是烂泥塘，表面是草地，下面是烂泥，有的地方走起来，象橡皮地一样；有的地方一踩就会掉进去。就在这些泥塘里，埋葬了我們多少优秀的同志啊！在扩軍时参军的小金，就是掉进泥塘里牺牲的。当他陷进泥塘里，生命即將終止的时刻，他还在鼓励同志們繼續前进，說出了他心灵中美妙的語句：“同志們，勇敢前进吧，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革命！”我們流着泪离开了他，帶着他的遺志去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

頭上的“芝麻餅”

困难越来越大了。头发太長了，开始还有剪刀剪，后来剪刀也沒有了，只好把头发挽个小髻，天下雨时，大家就揭了帽子洗洗头。渐渐地汗膩和头发結成一个餅，头上長了不少虱子，用手在头上一搔就可以帶两个下来，咬得头象火烧一样，抓也不管事。有时气得无法了，就用拳头打兩下消消气。虱子卵生在头发上，多了結在一起就象一个“芝麻餅”一样，有一天我休息时揭帽子擦汗，同志們都望着我的腦袋哈哈大笑起来。有个同志說：“大家吃牛皮草根已經好久了，

可是副班長的帽子里却偷偷藏着‘芝麻餅！’”其实啊，藏有‘芝麻餅’的岂只我一个人呢！

羊皮襖几十天沒有离身了，漸漸地感到身上痒起来，我开始意識到虱子已經不少了。燙嗎？不行，既沒時間，羊皮襖又燙不得。抓嗎？它們都隱蔽在羊毛里。不管嗎？又痒得鉆心。于是就在行軍休息时解开衣服用嘴咬羊毛，把里面的虱子咬得叭叭的响，但是只能給胸部及掖窩的虱子“部队”一些打击，其他各股“敵軍”仍然保存着強大的实力，并且一天天地增多了。有时痒得再忍不住了，又要走路，只好在樹干上蹭几下，止止痒；有时气極了，就伸进手去摸兩個出来，弄死了消消气。

時間長了，漸漸地习以为常，加以身上有厚厚的一層汗膩，就象銅牆鐵壁一样，足以抵御虱子的攻击，也就不感到痒了。有一次太阳晒到身上，热气給虱子以極大的引誘，它們就三三兩兩爬到外面来了，有个同志看見了对我說：“副班長！你身上的虱子在里面憋得慌，到外面晒太阳透空气来了。”当我把衣服解开时，这些虱子不要命的跑，象螞蟻搬家一样，一会都站进羊毛里去了。

一直到12月到了甘肃住下，才想起和虱子的仇恨。解开衣服一看，嘿！背心上就有一个虱子“餅”，有的羊毛上的虱卵就象谷穗一样。老乡从来也沒見過这样多的虱子，吃惊地問是什么虫，我順口說：“光荣虫！”老乡呆望着我，我見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就解釋道：“革命为人民流汗是光荣的，誰也不願長虱子，可是沒時間洗衣服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老乡給我們点了火烧虱子，同志們脫了皮襖圍在火旁

燒，火里象放小鞭炮一樣響起來了。

虱子基本消滅了，身上好象輕了幾十斤，我才舒服地睡了兩夜。

我 又 活 了

在離雀兒山約三十里的地方，部隊停下來休息，準備爬過這海拔兩千公尺的大雪山。

同志們都在燒水洗腳。進入草地這些天來，日夜不停地在爛泥里走，的確使我這雙腳受了不少的委屈；心想好好用熱水燙一下，好使它在爬雪山時為我爭口氣。

洗了腳，我感到腳頸有些發脹、發癢，綁腿都退到腳頸上結成一團，我就想把綁腿解了重新打過，一方面是想看看腳，另一方面綁腿打好了爬雪山也有勁。

可是不知怎麼搞的，左腳綁腿解不開了；外面被泥漿凝成一塊，里面也好像被什麼東西粘住了。同志們給我用熱水洗，費了好大的勁，才慢慢地解開了。綁腿里透出了臭味，越來越使人發嘔，綁腿解完了，膿血一涌就流到腳背，腳頸露出象手掌那樣大一個洞，從膿血中看到一條條的白筋，骨頭也都看得見了，全班同志吓得驚叫起來，我腦袋嗡的一聲，黑霧蓋上了我的眼睛。

同志們忙着給我洗了瘡口，沒有醫生，只好扯了一點草藥，咬爛了擰成一團，吐上一些唾沫，糊在瘡口上，再把綁腿洗了纏好，又一步一跛的跟同志們出發了。

在草地上連續幾十天日夜行軍，沒吃好飯，沒睡好覺，人瘦得象干柴棍一樣；腳又爛成這樣子，越走越感到頭昏，

眼前金光直閃。到雀儿山的半山上，我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停下来休息一会再赶部队。

一会团长来了，警卫员牵着一匹马，见我掉了队，便叫我骑马走。可是这只是一张皮包着几根骨头的马，那里驮得起人呢！我只好抓住马尾巴，让马拖着我走，只走了几十步，我再也走不动了，天旋地转，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一直到下午我才慢慢地醒过来，感到腿和肚子上都压着东西，眼睛迷迷糊糊的，渐渐地察觉自己已经被埋在土里了，只剩头在外面。可能是过路的同志以为我已经累死了，不忍心让阶级兄弟的尸体摆在外面，才用土把我埋了。我难过的想：“我死了嗎？难道北上抗日連日本鬼都没有看到我就完了嗎？难道我再不能和同志们一起革命了嗎？我才十五岁，这太可怕了！不，不能！我不能死！我决不相信我是死了！”我使劲地动了动手，当我真切的看见我的手动了时，我才肯定我没有死。我又能为革命战斗了。

我用尽全身的力量才从土里挣扎出来。头昏眼花，又想呕，又想吐，站着就要倒，那有力量走路呢？部队早过去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难道我就在这里等死嗎？难道我闹翻身就闹到这里为止了嗎？我就是爬也要爬完前面革命的路程！我就用手和脚往山上爬。

雀儿山上盖着千万年从未化过的积雪，这时虽是6、7月，可山上却下着大雪，寒冷、饥饿向我猛烈侵袭。雪下面有很多乱石子，手肘磨破了，裤子也爬出了窟窿，累得无法了，但停下来休息就有被冻死的危险，只有爬几步停一会，慢慢向前移动。好容易上了山顶，我捡到一块羊皮，垫在屁

股下，順着同志們的腳迹，和同志們一路上丟的東西往下滑，坐在雪上往下滑比上山省勁，整整滑了一夜，到山下已經快天亮了。

山上空氣稀薄，呼吸困難，但是到了山下，人的勁就大得多了。山下是一大片草地，天又沒亮，部隊往那去了呢？找了好久才發現有一路草倒了，我就順着踏倒的草去找戰友們。

剛走了三十來公尺，發現前面一個小山堡上黑糊糊的好象有一個人，拿着一根棍子。是自己同志呢，還是藏民？要是白軍可怎麼辦？但是不前進不也是死嗎？只有前進，是敵人就拚，反正干一個夠本，弄死它一對就賺一個。我硬著頭皮向這黑影走去。

“誰！”黑影子早已發現了我！我只好告訴他我是掉隊的紅軍；他又問我是那個單位的，這時我的心才象一塊石頭落了地，知道不會是敵人，同時我又覺得這聲音好熟悉，是耳朵的錯覺呢，還是內心的幻想？

“小鄭！還認識我嗎？”“啊！小李，是你……”我們激動地緊緊握著手，千言萬語湧到喉頭，可是舌尖象壓著千斤重石，再也動不了啦，淚珠順著面頰往下滾。這時，我才感到我活了。

我和小李是一起跑到蘇區參加紅軍的，已經三年沒見了，做夢也沒想到會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碰上他。他在擔架隊工作，他的伙伴得了病在路上犧牲了，他也是因此掉了隊，那根擔架杆是用來自衛的。他把身上仅有的兩小把豆子燒了，準備吃了趕隊。現在見我病成這樣子，便到河邊給我弄

来一碗凉水，拿出那两小把烧得半生的豆子给我吃。我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喝水了，喝完那碗水，象吃仙丹一样提起了精神。可是，豆子我怎么好吃呢！明知他从开始进草地几十天都没有舍得吃，不！我不能用他的牺牲来换取我的生存！可是我不吃点东西实在不能前进了。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在他坚持下，我只好吃了一半。虽然豆子只有一小把，可是这样的阶级友爱使我永远也不会饥饿。

吃了一小把豆子，他扶着我又走了两天两夜才赶上了部队。回到班里，同志们都吃惊地围着我：“你怎么又活了！”是的，我真正的又活了！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生死关头，阶级兄弟忍受了最大的牺牲把我救出来，使我有机会实现革命的理想，参加了抗日战争。一直到今天，我仍穿着军装站在战斗的岗位上，我将永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沈阳外圍的“政治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参谋长 牟紹欣

1948年秋天，我軍解放鉄岭后，敵軍主力慌忙往沈阳方向奔逃，我和我們營奉命为先头部队，跟踪追击。国民党兵的腿脚挺快，我們沿途一枪未放，只顧往前追了。到离沈阳还有兩公里的地方，忽然发现敵人在面前的东大营摆开防御陣勢。一了解，原来是国民党二〇七师青年軍的一个团在掩护主力撤退，昨天下午还到附近各个村子抓民工修碉堡，看来想拉开架子打一場呢。我一面派人向团长报告情况，一面命令全营在离敌人很近的金雞屯准备战斗，被逃兵洗劫过的金雞屯刚恢复秩序，但村民們仍然扶老攜幼，忍痛撤出这即將成为战場的家乡，組織起来准备支援我們。各連战士一看都眼紅了，搶着来向我要求突击任务。

和团里的電話架通后，我又向团长高書管同志报告了情况和营党委的决心，也談了对当地居民的处理办法，团长沉默一陣，忽然对听筒吹了兩口气，問我道：“你們想过沒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首先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嗯，打仗也要打政治嘛！尽量减少当地居民的損失。”我們几个营的干部一研究，都很同意，哈，怎么就把这忘了呢，別看他是一个团，可早被我們打得慌神了。

我們馬上写信，向敌人提出了这几条：①不論官兵，放下

武器一律保証生命安全。②除武器彈藥外不沒收個人錢財。

③凡願參加本軍者予以收留；凡願回家者發給護照和路費。

屯里有位姓金的中年人前几天給敌人修工事时，認識了敵軍二連三班的一个王班長，他答应送这封信去。我們派一个班掩护他到前沿，他大声喊出了王班長，說明来意，王班長跑回去問过連長后，馬上同意了。

过了一陣，姓金的老乡兴匆匆地帶回一封信，是敵軍二連的楊連長写的，就是他們連守在前边。信上說：“提出的条件我都同意，我相信你們寬大为怀，但希望派一位长官亲臨我处面談。”莫非又是什么花招？我和政治教导員陈凤文同志研究着这信，他正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臉燒得緋紅，嘴唇发烏，講話时禁不住直碰牙，他跟我爭着向团长請求亲自前往談判。团长都沒答应，派团部的參謀張全鑫同志去了。

不到半小时，張參謀从那边回到了我們營指揮所。哈，后面还跟着敵軍連長和一个勤务兵。那連長老远就朝我和陈凤文同志点头哈腰，并没有什么畏懼，他几步搶上前来，恳切而又令人厭惡地捧着那封去信，討好地說：“我真是，我真是……看了这信，感动呀！”說着摸出鋼筆、手表分別遞給我和陈凤文同志。我們拒絕了，請他坐下喝茶，对他解釋我軍的政策，那連長松弛了紧攔在膝盖上的手，不禁摸了摸臉上的絡腮胡，赶忙嘻着嘴声明：“兄弟不害怕，解放軍的寬大主义我曉得呀！兄弟这是第四次光荣解放了……”

“什么？那你还干？”旁边的小鬼，我們的通訊員听这话，不禁气憤地冲口質問。我严厉地盯他一眼，他撇着嘴跑开了。

敌連长神經質地一怔，忽地擰下一把鼻涕，象受了天大委屈似地用帶哭的聲調說：“長官，國民黨可沒給兄弟好處，就因为三次投降，把我从少校營長降成上尉連長。唉……我还不是因为家屬在那边，为了生活，你們又这样仁義，真到节骨眼上，誰想賣命……”

我們點頭同意，他安心下來，更高興了。談判很順利，他滿口應承明天拂曉把他的一連人帶來，武器留在陣地上不動，等我們去接收。臨走，他象找到依靠似的對我要求：“我們餓一整天了，能讓弟兄們吃頓飽飯吧？”我笑了。“我們準備了一條牛和几袋白面，這不比子彈頭好吃多了！”

可是，不到一個小時，敌連長驚慌地逃回我們營指揮所。原來敵軍姓黃的團長聽說這事，立即用緊急措施布置了戰鬥，敌連長的心腹一排長偷偷迎出來跟他通了信，我們一聽，也急眼了。我去布置戰鬥準備，教導員督促敌連長親自寫封信給敌一排長，要他負責把全連帶下來投降，立刻叫敌勤務兵把信送去了。

我們等待着，直到天黑，敌排長還沒有把隊伍帶下來。大家都很着急。敵軍二連陣地是一綫的制高点，不很快奪取對我們不利。這時，戰士們又來向我要求發起沖鋒，也有老百姓來提意見說：“別管我們，快打過去吧。”看看敌陣地上升起的照明彈，我不能再猶豫，命令部隊進入沖鋒出發地，等待命令。這時候，敌連長一個勁向我要求：“一排長沒見我親自去，可能還有些怕。先別打。再爭取爭取，我那些弟兄們也不想打仗啊。”我和教導員商量決定再試一下，便和敌連長帶兩名通訊兵到前沿喊話，敌排長出來了，敌連

长在这边大搖大擺地，兄弟哥們地朝他吩咐了几句，他痛快地把全連帶过来投降了。我們一枪未放地“接收”了陣地，繳了四挺水压重机关枪，十二挺加拿大輕机关枪，八門六〇炮和百多支步枪、自动枪。

敌团长听此消息，瘋狂地向我們刚占領的这个陣地排炮。这个陣地原来架有有綫電話通往敌军团部，陈凤文同志从電話里把敌军团长叫来听話，开始他暴跳如雷地謾罵，教导員很有风趣地給他上了堂政治課，講講当前的形势，然后严正地警告：“你們已被多路包圍，如不放下武器，一定会全部被歼！”他似乎緩和了一些，答应投降，但是不同意明晨九点鐘繳械，推說要先动員投降，下午一点鐘再說。我們边談着边向敌人陣地加了一排炮，他們終于答应中午十一点投降。

可是，还没有到第二天中午十一点，敌人忽然以大小炮群轟击我們。从各种迹象看，狡猾的敌人在一边談判一边布署战斗。好吧，給你厉害的看！我們的炮群立即准确而猛烈地还击敌团指揮所，我命令先头部队迅速逼近到敌一綫陣地。敌人慌了，主动接起被打断的電話綫，敌团长要求跟我們通話。

“不是商定了十一点鐘正式繳械嗎，为什么又強占我們前沿陣地？”

“你們不老实，就要消灭你們！”

“哪里，哪里，这是小誤会，我正在亲自动員放下武器。”我們的队伍繼續逼近，敌团长这次确实怕了。

炮火声中，陈凤文同志鎮靜地在電話上教訓着这位进退